

高慎盈 著

社会 脉动

脉动

上海远东出版社

开放
足迹
丛书
书

7

社会脉动

高慎盈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新登字114号

社会脉动

高慎盈 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250,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014—4/Z·49 定价：10.80 元

流动的视线

——为《开放足迹》丛书而作

龚学平

由上海远东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开放足迹》丛书和读者见面了，我的案头放着第一辑的4部书籍，他们是尹明华同志的《特殊热线》，高慎盈同志的《社会脉动》，风铃同志的《流行是风》，袁夏良同志的《午间清唱》，随手翻阅，一股浓浓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这4位作者，有的是记者，有的是作家，有的我熟悉，有的我并不认识，但是读他们的文章却同样感到亲切并深为他们的敏锐，他们的直言，他们的认真，他们的文采所吸引。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注满了活力，同时，人们也以新的眼光审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作为记者和作家，其责任就在于努力地反映生活，真实地记录变化，并且用全新的观念给广大读者以正确的引导。丛书的4位作者正是这样一批有责任心的人，他们从较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把饱蘸情感的笔，伸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以致透过他们的文章，我们的读者便可感受到社会沉沉的“脉动”，感受到离自己生活很近的轻轻的“时代风”。这4本书，风格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不同，有的偏重于对各类社会问题的思考，有的以轻松舒展的笔调追踪着经济生活变迁的印迹，有的则集中于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观念的反思。我想，把由这样一种结构组合而成的丛书取

名为《开放足迹》，是十分贴切的。

与那些通俗小说一类的文艺作品相比，为记者和作家出版系列性的丛书，在经济效益上是没有多少钱可以赚的。上海远东出版社有志于出版这套《开放足迹》丛书，不仅是对这些记者和作家的支持，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开放的姿态，也是在尽一份出版者的责任，这是值得称道的。那些有价值的、反映社会及观念变化的文章，其实不仅仅是记者和作家本人的成果，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改革开放足迹的真实写照。所以，有选择地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实在是一件有意义、有远见的事情。

生动多变而又丰富的社会经济生活，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的记者和作家去反映，希望有更多的记者，更多的作家，在这开放的时代中深入生活，投入热忱，以期有一批又一批的著作问世。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出版社，为那些长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写作且颇有成就的记者和作家多多出书。

1994. 10.

生命之树常青

黄京尧

这本集子中的绝大多数文章，对我来说，特别亲切，这不仅因为我曾经是这些文章的第一读者；而且还因为这本集子的作者——高慎盈同志，既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朋友，我是看着他在新闻大特写领域一步一步努力跋涉、不断地有所建树的。

我认识慎盈，还是他刚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一年级的时候，是年他才18岁，我则在《解放日报》当理论编辑。在当时我接触到的作者中，我发现他是很勤奋的，读书之余，笔耕不辍，已有若干作品在报上发表。毕业后，他来《解放日报》工作，就此我们成了多年的同事与朋友。

尽管慎盈在很早的时候就显露了自己的才气，但真正在新闻领域脱颖而出，还是这几年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随时显露自己才华的机会的。然而对于“厚积薄发”的人来说，一旦机会出现，就会崭露头角的。

1988年，《解放日报》扩版至八版，开辟了综合性社会副刊《人民广场》，每周4期，每月十三、四万字。作为这个副刊的主编，我特别欣赏慎盈的新闻敏感性和强烈的事业心。那时，我们人手不多，就只5个人，慎盈是挑大梁的。他不仅成天泡在下面，呼吸着最新鲜的生活空气，而且思想活跃，善于思考。收到这本集子中的《“出国热”大曝光》、《“贬值”大合唱》、《富裕的贫困》、《“基尼系数”的困惑》等文章，即使现在读来，仍可以清晰

看到其间鲜明的时代脉线;何况在当时,作为全国报刊中首先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宏观透视的新闻大特写,需要作者多大的生活热情和理论素养。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慎盈的最大特点,就是与生活保持同步,所以,他的新闻点子特别多,新闻佳作总是层出不穷。当然,要写出好的新闻大特写,光有生活热情和新闻敏感性,还是很不够的。社会生活是如此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我们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对社会动向的把握,都需要借助深厚的理论功底。慎盈平时读书是很用功的,阅读面又很广,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等,他都有爱好。他的理论专著《信息流与弄潮儿》、《你与你的社会角色》,还曾分别获得第一、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评比的二等奖。在新闻记者中,像他这样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采访、勤于写作的年轻人,并不是很多。在短短的几年功夫里,慎盈在新闻大特写领域颇有建树,在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正是他不懈努力的结果。

法国大诗人歌德说过:“生活之树常青。”常青的社会生活永远钟爱张开双臂拥抱他的热恋情人。我相信,慎盈的这本来自生活、捕捉生活、反映生活、提炼生活的新闻大特写集,也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文作者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理论部主任)

目 录

• 流动的视线

——为《开放足迹》丛书而作 龚学平

• 生命之树常青 黄京尧

• 当代“斯芬克司难题”：职称之争 1

• “中国情结”

——留日学生心态一瞥 13

• 重新认识“洋货潮” 23

• 人情消费：社会生活中的“流感” 29

• 重奖：喧闹与震荡 37

• 富裕的贫困 47

• “基尼系数”的困惑 56

• “陪酒女郎”扫荡记 66

• “贬值”大合唱 76

• 公关，在误区与坦途之间 86

• 七岁，他就是个男子汉 98

• 大饭店的“攀星路” 107

• “丘比特之箭”在校园穿行 118

• “出国热”大曝光 130

• 文盲新生代 144

• “公费”变奏曲 156

• 让“灰色收入”亮起来	
——对第二职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164
• 红证……蓝证……红证	174
• “优化组合”大震荡	185
• “土地神”在流泪	194
• “名片案”奇观	203
• “职业杀手”备忘录	216
• 黄土地涌动“整容潮”	232
• 潮起潮落“选美潮”	244
• “空中房地产”,炒你没商量?	254
• “癌症患者俱乐部”里的内幕新闻	261
• “超生”游击战	270
• “KTV”大整顿	278
• 总统套房里的客人们	288

当代“斯芬克司难题”： 职称之争

您知道“斯芬克司难题”吗？

斯芬克司，古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这个可怕的怪物蹲在一座悬崖上，以给过路人出难题而使人不寒而栗。一次，她突然厉声发问：“在早上用四只脚走路，当午两只脚走路，晚间三只脚走路，这是什么？猜得出，放行；猜不中，死亡！”……

尽管这个难题已被当时一位智者解开（谜底是“人”，具体指一个人在婴儿期、成年期、暮年期的不同行走情景：前期爬行、晚期带拐杖），但是从此以后，人们在形容一些费解的难题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斯芬克司难题”这一典故。

谈起眼前的职称之争，有些同志不是也频频摇头连连叹息，把它形容为“当代斯芬克司难题”吗？

职称之争，这个令千千万万人注目的难题，真是那么费解吗？

几多欢乐几多愁：某研究所的反馈信息

明谙事理的许多知识分子，如今可真碰上酿成心理冲突的难题了：

一方面，他们明鉴党和政府为知识分子所办的每一件好事的殷殷之心。改革职称评定制度，实行专业技术聘任制，无疑是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巨大期望和关怀，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方针。对这大好事，焉能不感到欢欣鼓舞？

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着严峻的课题，即从一个个参加评聘的具体对象来说，既有可能加入称心如意的“大部队”，也有可能会排进暂时靠边的“小群体”。

欢乐从对宏观工作的客观评价而诞生；忧虑则由对微观个体的“命运”揣摩而萌发。

请看某研究所这方面的现实——

这是一家有400多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定的研究所。评定结果揭晓之后，呈现于人们面前的，是如下四种对评定结果的反馈信息：

“原先认为自己可评某级职称，结果公布出来正好对上了号，满意！”这是第一种；

“我申报的是某级职称，但担心难成现实，想不到却评上了，当然高兴！”这是第二种；

“本来希望能评为某级职称，但也想到过有一定的危险性，结果果然落了空。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毕竟心里不太满意。”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状况则不同了。有的同志原先充满了“笃定泰山”的必胜信心，殊不知结果一公布，“笃定泰山”俄顷成了“名落孙山”，于是“不满意”、“很不满意”的情绪便应运而生。

“上述四种状况中，一、二种加起来约占60～70%；第三种约占20～30%；最后一种约占10%左右。”这家研究所的所长拿出民意测验材料，说道：“看来，对职称评定的结果，大部分同志还是满意的和基本满意的。但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也有1/3左右。”

不能说每个单位的实际状况都可作如是观。记者调查发现，在有些单位，前两种状况的比例要高一些，也有的单位则是后两种状况的比例还要高一些。

问题是伴随而至：多数同志满意或基本满意这一情况固然

可喜可贺，说明这项工作进展顺利；但是，为什么也会有比例不算小的同志对评定结果不太满意甚至很不满意呢？

复旦大学一位姓李的教师，用形象的比喻道出了个中一大原因，那就是——

“有限的蛋糕”碰上了“饥饿的千军万马”

请看“蛋糕”——职称评定制度的来龙去脉。从解放初期到1956以前，国家对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度和职务等级工资制度。1956年后，工资的提升基本处于冻结状态，专业技术职务的晋升也基本停顿。在1966年至1976年的动乱期间，工资和技术职称的晋升更是一直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后，职称评定工作陆续展开，但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在1983年9月决定暂停，进行整顿。1985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从1986年1月起，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看来，正是职称评定工作的曲折历程，让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产生了一种“饥饿感”。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职称成了“数量有限的蛋糕”呢？

“因为目前开展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与过去的技术职称评定，有许多重大区别，”有关部门的同志说，“其中有关于专业技术职务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而设置的岗位，是由上级下达职务限额的，它与工资直接挂钩的规定。而过去评职称，有多少够条件的就评多少，不与工资挂钩。由于现在有限额控制，于是便成了‘蛋糕有限’的原因。”

“有限的蛋糕碰上了饥饿的千军万马”，一点不假。

“千军万马”自然只是个形容词。“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市范围内属于这次评聘对象的专业技术人员，约有70余万人。”有关部

门的同志以卡西欧计算器的口吻介绍说。

这显然还只是一个静态的数字。动态的呢？

一个一个的领导小组，一级一级的评审委员会……忙得不可开交。岂止是忙。各单位都以最顽强的方式、最持久的毅力，向上级为本单位争取更多的名额。多争到一个，就多了一条“摆平”的通道。

通道还是狭窄。“蛋糕”毕竟有限。

于是，置身于职称之争这块“场地”内的“千军万马”，在“有限的蛋糕”面前便显现出了各自的特质和个性。

许多人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特有的温文尔雅和充分的自知之明。有的同志尽管十分向往那块“理想蛋糕”，但在言行之中还是努力表现出相信评委会而泰然处之的态度。一些平时更为清高一些的同志，则奉行“君子坦荡荡”的信条，显得对“蛋糕”看得很淡。

毋庸讳言，令人遗憾的现象也并不鲜见。有的人借鉴“红楼”姐妹帮宝二爷写字的策略，丈夫出版专业著作添上同行妻子的姓名，A写的论文用B的名字发表。有的人竭力“抢占制高点”，把与他人合作的科研项目之成果归于自己。

有人的“神通”居然还可以闹出“水门事件”呢！

某校有几个教师在一次密谈中分析了“形势”后，决定结成“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对付一个可能威胁他们几位全部荣升的教师。于是精心收集材料，不时“分头行动”。果然那个教师的优势被击败了。没想到，就在结果揭晓之际，“统一战线”中的一人突然了解到自己也名落孙山了。“水门事件”由此揭开：他把“统一战线”的内幕统统“咬”了出来……

显而易见，在“有限的蛋糕”面前的“千军万马”之中，确有不光彩的角色。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

即使是对这些不光彩的角色，是不是就可以来个“一刀切”，将他们统统“切”入“卑鄙者”的行列呢？

有位大学教师为了增加评上理想职称的“保险系数”，自己没有论文就向他人讨，结果“穿棚”了，于是被人们视为“卑鄙者”。他在向系领导汇报思想时说：“这当然是我自己咎由自取。但平心而论，我在这次评职称的时候就没有苦衷吗？一定要比论文，我才被逼上梁山呀！……”

这番表白尽管不无偏颇，但毕竟给人们提出了深层思考的课题：问题还不在于某些人怎样地爭职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为了什么而投入职称之争这场“难忘的战斗”。

拂去“战斗”的硝烟，你将看到各种“参战者”的不同心态。

心态切片之一：“新济公歌”唱出的“公平观”

请你用《济公》歌的调儿，哼哼下面这首反映职称之争内容的“新济公歌”吧：

“你评上，他评上，为啥我评不上？挨工龄，比论文，公平不公平？……”

记者与这首“新歌”的作者——某医院一位中年临床医生作了一番交谈。

这位50年代毕业于医学院的主治医师，这次没能晋升到理想境界。大学毕业工作了30来年，为何评不上副主任医师？

“一是我的工龄比另外一个人少了一年；二是我一直搞临床工作，论文数量比不过另外那位搞基础医学研究的。所以……”

类似情况不独医务系统存在。在一些企业单位中，搞工艺的与搞设计的，也显示了如上的“个性”。

这种重“两文”（论文、外文）、轻实践的倾向，还只是许多人认为不公平的一个方面。

更为突出的一个方面是“新济公歌”里的那三个字：“挨工龄”。

对这三个字的“注释”是丰富多彩的——

“好像排队买票，先来后到，一个个往前挪，高级职称成了年资凭证、荣誉称号！”

“讲资历，排辈份，真是‘年龄工龄是个宝，理想职称靠它了’！”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故事：

某学院有一两位讲课最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手心大的论文也没有一篇，居然被评为副教授，就因为他们的资历“够条件了”。师生哗然。学院领导“解释”道：“草包教授历史上也有嘛！”与此相反，有几个讲课受欢迎、工作量饱满、报纸杂志上也有论文的同志，就因为大学本科毕业不足5年（差半年）却连讲师也未能评上。领导安慰说：“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你就再等下一回吧！”

不是说改革职称评定制度的核心是“精心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吗？

这是有关部门就中青年人才是否脱颖而出，对本市已完成这项评聘工作的13个单位的调查结果显示：45岁以下专业技术人员被评聘为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的仅4人，只占该层次评聘总数的0.7%；40岁以下被聘为副教授、副研究员、副主任医师的有19人，只占该层次评聘总数的0.93%；43岁以下被评聘为高级工程师的仅1人，占该层次评聘总数的1.8%。以上三类人员合计24人，也只占高级层次总人数的0.9%，可谓凤毛麟角。

论资排辈的老路走惯了，任你怎样的呼喊，它还是要顽强地显现其强大的“惯性”作用。虽然在一些地方也有几个“青山遮不住”的典型，但不少地方依然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许多中青年知识分子如此感叹道。

“感叹”却遇上了“抱不平”。

“难道让我们这些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的老同志，非要与你们这些后生之辈平起平坐就公平了吗？这从情理上就说得过去吗？”这位解放初期的南下干部、50年代的大学“调干生”、现在某单位搞文字工作的老同志，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颇有一番不平之词。

她认为这次评聘“理应照顾老同志”。老同志在过去吃“左”的苦头最多，业务提高方面也受过去不断的“运动”影响最大，是历史耽误了我们。这笔帐应当由历史负责，而不能让我们现在吃亏。况且正因为老同志年岁已大，以后评职称的机会就难以轮到，不少人这次已是赶“末班车”了。而中青年，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这次“尊老”一下，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很难说这番“照顾老同志”的公平观没有一定道理。

要求彻底打破论资排辈，在能力和贡献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考虑历史造成的种种原因，理应照顾老同志的；……他们各自寻根论据，用不同的尺度，去丈量着什么叫公平。心态的冲突。观念的碰撞。竞争的波浪随之滔滔。

心态切片之二：“牢骚”声声叹名誉

初冬的一天上午，某大学文史楼208室。上课时间已过一刻多钟，仍不见老师光临。学生惘然，教室里议论纷纷。

H老师匆匆赶到。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视了学生之后，喉咙里便倾吐出带有颤音的话语：

“今天迟到，非常抱歉。原因是为了评职称之事。鄙人教龄已有30多年，著作也出版过一二本。我自感条件足够评上副教授。谁知结果名落孙山。我实在想不通。今天是我一生中破天荒第一次去与领导争了一下。这次我一定要争到底。请你们也想想，我的一些学生也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可我还是个讲师，这怎么说得过去？我还有什么面子呢?……”

“面子”，乃是“名誉”的一种俗称。它作为“人的第二生命”，自然也执拗地显现于职称之争的过程中。

详述与H老师同病相怜者的一个个故事，那需要编一本《新〈十日谈〉》。还是删繁就简，且对职称之争中出现的种种

名誉心态，来一番粗线条的勾勒——

“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了！”某中学一位具有20多年教龄的女教师，在没有被评上一级教师(中级职称)后，要求校领导给她调动工作，她哽咽泣道：“有的学生讽刺我是‘水平搭僵，捞个初级(职称)’，我还好意思再进教室吗？”

“我没有脸面见家人呀！”叹此苦经的是位某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的妻子在某医院评上了副主任医师(相当于副教授)，他的儿子也已考进了大学。而他这次的职称依然还是工程师。“妻子、儿子都‘更上一层楼’，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妻子和儿子呢？”他满脸惆怅地说。

“外出活动要提心吊胆了！”持这种“名誉恐惧症”的，在争不到理想职称者中间更为普遍。这也难怪。因为许多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大学教师、医务人员、科研人员等等，经常要到外头讲学、开学术会议。少不了要填个表什么的。而表上总有技术职称一栏。于是伤脑筋了。“怎么向大家解释呢？年龄蛮大，职称可怜，你想有多害臊！”

还有，在本单位的同事里头，在当年的同学面前，在亲戚朋友中间，评不上理想职称者那种“名誉失落感”，也会情不自禁地“蠢蠢欲动”、“频频亮相”。

评上了理想职称的人，是不是就等于名誉升值呢？

不少人显然得其所哉乐不可支。记者就曾见到一位“高级职称人士”。他掏出的名片虽然来不及“更新”，但上面已用铅字加印泥及时地增补上了“高级”的字样。与人交谈之中，尽管他竭力镇住心头的狂喜，但还是不时地透露出一股因名誉升值而显现出的非凡神采。

但也有的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位年轻的大学教师被评上副教授后，没过几天就“反馈”到了有关自己的一些纯属虚构的“信息”：“是因为有靠山，搞‘后门战术’才爬上去的”、“据说校某